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叙

此余亡友宣君瘦梅之所著也宣君負跡弛不羈之才丁抑鬱
無聊之運握瑜懷瑾寶氣常埋蒸雲蔚霞筆花空燦其人其遇
可泣可歌前者有夜雨秋燈錄之著搜羅奇事掇拾舊聞瀾翻
舌而不窮水沁脾而畢入叅軍俊逸狀鶴舞而如生開府清新
效猿吟而不已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余爲之叙而刻之固
已價重雞林譽隆鵬冠爭先快觀悅目怡情方期藝圃漱芳不
名世而壽世何意文園消渴因絕塵而棄塵蓋續錄猶未梓成
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嗚呼蒼蒼者何忌才若斯之甚耶夫造
物生才其大者將以經天緯地旋乾轉坤其次亦必藉以作聖
述明承先啓後至於點綴翰墨嘯傲烟霞此其才之小者似不
足爲忌而造物猶故靳之此何故哉與其忌之則如弗生乃旣

生此才以顯鍾毓之奇繼復秘此才以絕用行之路終且絕此
才以故示缺陷之留天道於是乎不可問矣雖然天能奪其壽
天卒不能奪其才則雖不永其年而仍未始不永其才即僅此
續錄一編而宣君不死矣人亦有言詩書者古人之糟粕然舖
其糟而啜其醴後世猶得飫古人之緒餘然則秋水一篇莊生
蝶化春風片什劉子鵲啼卽此足以彌天公之憾初何必謂長
吉之軀心不及曼倩之洗髓也余於是編之告竣而又得一悟
境焉

光緒六年歲次上章執徐秋八月樓馨仙史蔡爾康序

夜雨秋燈續錄後序

瘦梅宣君有夜雨秋燈錄之著今取而讀之見其取材也富其
屬辭也精不啻上於風烟黠澹之中使人之意也消今又出其
續錄八卷余又而讀之覺富也者益以富精也者益以精而
一種幽曠綿邈之氣溢於楮裏行間秋水方明夜色如洗新雨
初霽孤燈熒然讀竟不禁慨然若有所失蓋維時宣君已歸道
山矣昔嘗疑是書命名之義以爲似有鬼氣然猶謂幽人逸士
不得志者之所爲往往若此蘇東坡一生愛聽說鬼黃山谷所
爲詩詞專好詭譎間雜牛鬼蛇神世間自有此一種異趣非可
以常情測也況是錄所載大都搜神誌怪之流氣象萬千虛實
兼到春雲膚寸秋槎倚天不必問奇字於雲亭可以廣異聞於
石室其書足以千古其人可知矣而孰知賦鵬旣成長沙遽殞

遺草可索相如已終命名之義若合符識其有意耶其無意耶
余抑不知夫涕之何從也宣君工書擅詩名抑鬱不得志前錄
序中言之綦詳茲不復贅第慕宣君之才又深悲其遇讀其遺
書於余心有切切焉不勝根觸者爰書數言以誌感

光緒庚辰八月既望古越高昌寒食生何鏞晉升氏識於春申
客次

夜雨秋燈續錄目次

卷一

晁十三郎

綠綺釣叟

珍珠襪

王六肉

翠約

羣龍真人

石龜鱉

碧雲

絳州生

槐相公碑

柴秀才

五升

啞泉

張侍御

卷二

銀變蝦蟆

七首千將

九郎

雪狸

亭亭

鐵龍絲

海棠調

泥和尚

一裘報恩

馮鐵丸

鬪公子

洞房花燭開

小報應

王西樓仙畫

柳建雄石槩

鞭石祈雨

幽芳娘子

卷三

白雲仙

王母閣

嗚呼者者

棒頭神

老鷗嘴

狗兒

聯報三則

閻王斷

別妖樓

秦二官

別銀燈

瓊瓊紫霞貞姑

箏娘

卷四

樊惜惜

玉猿翻筋斗三個半

金婆

牛頭

見錢眼開

坐地虎

粉郎

三十六雷山人

唐玉環

賽嫦娥

蛇隔

司徒如意郎君

賣高帽子

卷五

返生香草

天魔禪院

香愁兒

保赤經

鴈高翔

南樓事犯

泗者

記瑣岡橋後聞

神娥

馬頭生角

貨郎兒

卷六

蓮塘春社

枝娘

鑄神甌

耕硯圖

摩訶縞衣女貞佛菩薩

姜小玉

槐根銀甌

祝大哥

紫葳娘

燕尾兒

趙蓉江可惡

鼃儼

香山七娘子

委婉使者

卷七

靈巖石

髯樵

雙才

忠愛

折齒佳人

小娜

狐俠

三短唱粉牆兒萬以青天

插金花

紅粧

亥氏夫人

諫鳥

牛頭社公

柳聲

郭秋卿

禿尾龍陽

楊柳花三嫂

安三姐

卷八

滌煩香

三好三是

九蓮洲高會

四夢村

牙痛咒

陽穀印

裝金鼠

聲音石

爬山虎

酒泉

韻小

清波公子

夜不收

刀背刻辭

大蛇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瘦梅齋

晁十三郎

浙人晁豫年四十始生一子按諸猶子鴈序士
耶云殆耶年十四溫婉如處女美丰儀豫固業賢者人見耶風
致帆嘖嘖稱羨曰不圖負販兒得此羊車中人也耶尤嗜讀每
自塾中歸必經葉畫士之門葉有女名霞姑年與耶等見耶來
必掩門斜睨心好之而不能言耶偶一駐足驚其艷心亦怦
怦動以爲娶婦當如霞而亦不敢言會清明師遣之歸又過其
門適霞在門首絡絲機軋軋鳴着藕花衫翹纖足如筍芽薄施
脂粉艷絕靡儔郎顧之魂魄搖搖遽與攀話曰妹大辛苦忍負
此佳節耶霞兩頰微頰笑罵曰小鬼頭速去儂爺爺歸矣旋起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 晁十三郎

掩門郎悵悵行數武輒回首顧無如何也由是寢食不能忘先是里有無賴子張阿虎嘗輕豫懦每假豫資供博費不還久之習爲常見必向豫索阿堵物如索逋狀豫無如何時給之而欲整不能歷近又充營卒益橫豫稍靳卽飽以老拳隣人畏之不敢持公論郎見之屢矣泣謂父曰父欠若逋耶不然何橫若是豫曰孺子何知而翁足跡不敢履公庭與之較徒餉爾囊無益也郎默而退潛磨小裁帨刀五寸餘亮如霜雪懷之翌日亮又至拍案槌几叫罵萬端豫惟唯虎起以拳抵翁於壁罵曰老狗誠不負吾鈔然吾虎也虎啞人人又何曾欠虎肉價耶速解橐緩則雞肋碎矣豫妻魏氏亦懦奔救急拔鬢上釵與之虎始吟喝去殆郎歸閭鄰人告語始涕泣哭告於諸縉紳及里老之門曰吾父謹愿者張阿虎欺吾父甚矣元天黃地實所共鑒

諸長者靳不一言何與僉曰爾父懦始受若侮若卽不侮我輩
耶爾又孺子可奈何耶大言曰孺子行將斬虎矣衆大噉以爲
顛戲拍其項曰斯真初生之犢不畏虎耶耶憤憤歸適經葉氏
門見霞又倚門立瞰左右無人趨告冤苦繼以涕泣霞初頗以
爲鶻突繼見其誠痛轉憐而慰之曰郎曷歸休毋戚戚與若輩
較速念書騰達不患無報復日也郎云迫不及待何實告妹吾
實愛子入骨髓行將與阿虎拚命故與子訣耳言已嗚咽霞大
愕曰爾瘋顛作耶今不敢與爾言卽翩然反身掩戶入郎歸時
喃喃私語時惶惶獨行母以爲病心甚憂之一日虎又至適豫
在廳事與舖夥會計見虎欲遁躊躇執之辱詈及祖父云老狗爾
告諸縉紳奈我何告諸里老又奈我何今日非假我十千誓不
釋爾矣言已批其頰勢甚凶舖夥勸豫妻求隣人咸奔救終莫

解忽阿虎倒地腰血暴注蓋郎已袖如霜雪之小裁帑刀乘揪
扭時攢入刺虎脇深入二寸餘虎滾地嘶鳴須臾虎死郎抽刀
躍然起曰死耳死耳殺虎者十三郎也行將自首於邑宰不敢
累隣人時豫方與妻哭隣方與隣詫而郎已奔至縣庭自陳殺
虎狀宰平原公廉吏也宛轉得阿虎諸惡蹟卽呼虎之妻子而
諭之曰殺人者死爰書定例然十四齡童子救父情急手刃仇
怨非尋常殺人可比宰官不得不小枉法若逕論抵吾恐得罪
蒼昊乃據實申憲得緩死明年春出郎於獄減等發配西蜀之
鄆都縣赭衣登程行道酸鼻臨行哭別父母曰兒不肖以一時
憤殺人貽父母憂然兒夜夢紫衣神諭兒曰爾戍三年卽還鄉
愿父母勉加餐毋憶兒損神思兒更有隱曲不敢言惟父母察
之豫哭曰吾懦不自振已累吾兒矣更有何求而不遂耶曰盡

士葉嬰女阿霞兒願娶爲婦曷媒定兒若三年不歸聽改適不
悔也豫曰諧痛哭送之去之配所純詣得長官憐不忍以賤役
苦之居二年一日隨長官自東歸歸日暮策蹇行緩過一第宅
有青衣候於門外迎謂曰郎子星月上矣宰官車馬已進城前
無止宿處山行多虎狼郎不畏耶此第爾姑娘家也曷請休止
耶訝甚下而繫蹇於樹隨青衣入閨闥華麗居然世家登堂拜
居停主則一婉孌明靚之好女子序家事乃郎之姑十七歲夭
死者郎依稀記憶曰姑姑尙在人間耶遂見以猶子禮一一問
訊郎之父母辭意酸楚曰吾姪到此亦是天緣旋聞門外有貴
官到門騶從呵殿聲曰爾姑丈歸矣可暫避幕內不問爾不出
毋干犯也曰姪猶記姑姑未字何得有姑丈曰痴兒世有女子
老不嫁者耶旋聞吉輦輶轡纍然進諸婢爭執樺燭出迎少頃
夜雨秋燈續錄

登堂與姑交揖。若久別方回者。旋置酒與姑升座對飲。旋有家
僮數人。叅夫人諸婢亦叅見。家主鄭潛於幕隙見其人面黧黑
貌淨綠赤鬚飄動如火。心甚畏怖。忽以手探面之皮。殼脫落
如蘭陵王之假面具。付從者收去。再睨之。則翩翩美少年。年亦
與姑將少頃。其人忽持爵勞饗。再四大咤曰。何屋內有生人氣。
姑起而獻。崔曰。妾有猶子十三。郎配於此。夜行無棲。止姑令其
止宿耳。惟夫也。憐之。其人大噉曰。夫人何多文也。豈有骨肉戚
而匿而不見與。呼郎出拜。伏於地。答禮甚恭。曰。大舅可謂有子
矣。呼庖人另具杯酌。設座於右。曰。僕與爾姑同飲。爾則自飲酒
與肴不同也。倉卒主人乞懇乞。懇殷切。問家事。均約畧以對。旋
有吏人以牒進。令自觀之內。書己之姓名。一切行事。朗如列眉
至爲父報仇四字。燦燦作金色。又見官至。總兵後尙有未竟頁。

餘小字姑丈卽攬付吏人藏去郎忽歎歎姑丈問阿姪何不懌
曰姪罪虜耳拋撇高堂罪戾滋甚曰爾嚴慈均康瞻依不遠何
懌也卽翹首呼婢子有善歌者當獻新聲博郎君歡旋見諸婢
擁一紫綃衣人出婀娜而前揚袖而舞引吭而歌歌曰如年夜
如年夜夜漫漫兮風露下桐葉翠飄蕩花紅瀉此中有佳人正
碧玉芳年深閨未嫁你爲底傷心爲何瘦損爲誰牽挂團團壓
兒羈地嬌羞星星瞻兒無端害怕無端害怕今夕相逢似霧裏
看花水中玩月夢中打話郎聽其音節已扼腕及覩其面龐乃
不禁掩面而泣蓋亭亭玉立者葉氏阿霞也姑云此婢來未久
莫不與姪有舊否郎問果阿霞耶曰然間何遽至此姑丈云吾
姪不必問蹤跡但言所以吾能爲姪圖萬全乃叩拜陳衷曲姑
丈曰此事良不易然孝子節女神人所欽卽小爲斡旋量不獲

謹卽以大盃斟綠醕曰吾姪飲其半煩夫人以半飲阿霞霞羞赧不肯飲姑笑曰痴兒不久爲吾家婦此酒所以訂也霞拜而飲之頰暈紅潮星眸微澀嫵媚更覺動人姑又語姑曰阿姪眼力不淺哉旋呼吏人上問此事易勾當否曰易耳卽命駕轎車送阿霞歸主婢握別及諸婢語別皆涕不能仰行時卽泣謂霞曰霞姑可歸語吾父母云罪子無恙瞬卽歸耳霞請一物爲信卽解襟上珮玉與之惘惘出門去筵撤引之就寢帷榻茵褥華煥柔軟少頃夢覺天色微明大驚乃身臥空山一大塚上耳耳聽鵲啼心傷不已視蹇猶嚙草路旁歸宰署不敢告人是年冬皇帝生太子大赦天下金雞詔到卽辭別縣宰將還鄉井宰憐其孝厚贈之比歸則阿霞已依依在父母左右彼此相視恍如夢寐父母皆問吾兒知阿霞事否爾去後卽如爾志議婚于葉

叟叟不允云爾子何時歸且吾女亦不能作因人婦事遂寢而
霞竟朝夕涕泣凡有他姓媒灼到門卽欲自戕叟復肆唾罵毀
粧僵臥死年餘矣葬屋後聚花下今年夏某夜忽風雷啓其墓
叟趨視鼻息咻咻有生氣邀村婦環守之終夜復活斬不肯歸
惟求再死問何故曰吾身已屬晁家小郎子有珮玉爲信神媒
也叟視玉非家中所有亦非歟時物持示吾吾云此實犬子所
常珮者不識何故在女郎棺中叟始決意以女爲爾婦娶有日
矣爾果蒙天恩以歸耶當告叟爲爾行合卺禮耶又繼述遇姑
事父母始恍然家固有妹待字年十七夭死想死後嫁婿耳阿
霞性質柔順伉儷逾恒事翁姑以孝稱後聞虎子時與匪人黨
漸學爲盜且挾利斧揚言報父仇霞曰丈夫螻蛄本非常計曷
請纓入戎幕以報國恩二老在堂妾自能奉甘旨不煩內顧憂

郎遂別父母慷慨從軍奔沙漠三年官涼州總兵豫夫婦死霞
以良人在外代營齋奠哀毀逾孝子後闕獻亂郎已官中州總
兵百戰賊披靡後以夜戰墮賊陷坑死之霞在籍聞訃先哭後
笑曰妾事畢矣亦投繯死始知當日所見未竟之數頁蓋十三
郎夫婦死忠事蹟故不令寓目然耶否耶傳者忘其郡邑名字
并不知其有子與否惜哉

懷儂氏曰十三郎以負販之子忠孝萃於一身宜其有鬼神來
告撮合良緣俾成雙璧而霞姑於瓊花門底鵲突數言默示心
許由死而生由生而死竟有百折不回之概天神地祇當何如
欽敬與偉哉一對玉人忠孝節義亦行其所無事耳

綠鬟釣叟

下阿村之西天長界村之東高郵界也天長南山有王十一者

與邑之呂道南髫齡交長尤莫逆呂本富王素寡賴呂時周恤之呂時年五十遭鼓盆戚王來唁見呂子欣郎貌純諱雖在衰經中淚雨面而氣宇頗佳願以己女蕙娘適欣郎爲婦呂固早謫蕙娘柔婉工操作烹飪時正以中饋慮聞之破涕笑卽挽戚屬爲冰絳絲羅焉明年呂病且篤醫藥罔效忽一夕扶病乘盥輿呼僮兒舁木箱二箬燈走至王所寒暄慰藉已卽屏人涕泣告之曰僕與君雷陳也頃又以藐孤託我子卽君子矣君卽不憐吾子能不愛爾女乎吾且暮人耳子甫冠物力艱難所不識卽與陶猗業當隨手罄且吾族多虎狼班擁資遭不測今携來白鏹五千兩預儲君處俟吾子成立當陸續與之乞君毋遽洩言已啓木箱示之則燦燦者皆朱提充牣如其數王矢心自明不負故人託遂收藏焉時蕙娘已十六歲潛于屏曲聞翁語甚

悉心喜翁之老謀深算也是日爲古花朝王卽以廳事左廂爲
呂安榻命女出拜翁翁甚喜盃酒盤桓強盡一爵明日回病更
劇延四五日遂逝王來唁大哭爲東床擗擋一切皆貼妥欣郎
苦塊涕泣罔知所措心疑翁固善居積者當局之櫝中潛覘之
惟衣履書籍而已大驚告王王集僮僕族戚同搜之僅于床頭
藤笈中得數百金莫不疑駭或疑其有窖藏也聞欣郎耶茫然
遂以半畢葬事以半爲郎供饘粥一時僕人皆星散族戚咸冷
眼居三年欣郎亦憔悴甚矣醫宅西小圃得五百金浼水人請
于王願于花朝後二日行親迎禮王有難色曰欣郎葦園吾女
于歸能吸風爲活耶冰以醫罔告始允其請王于斯時已漸漸
購田畝起厦屋入則厮養出則車馬類大家矣且田有秋賈有
獲貌揚揚自負蘆娘入門性鷲貌柔伉儷殷渥而欣郎金漸耗

始猶貸几榻久更鬻衣裘告貸無門一貧如洗時對蕙娘泣蕙娘曰郎無已其走貸十吾父乎吾父向得翁資助人所知也當不汝靳欣郎懷慙試爲之果得十餘千文歸旋又不支再試之得數千再試之得數百再試爲之則丈人大咤曰豎子吾豈若量錢斗耶吾夫婦行就木賴此數貫錢了暮年爾夫婦不自謀生活吾豈能填爾無底壑哉欣郎慟哭歸僵臥聽飢腸雷轉而已時蕙娘正望藁砧携錢回市米覩此狀問而知其詳猶疑老父以謀生最壻耳曰郎再去當不汝吝卽憤然曰卿父本不欠我逋負安能屢索無厭耶女癡立久之曰饑究不能忍妾歸謀于父或得小潤澤未可定也女歸甯泣告于王曰壻無能惟老父憐之王對女言與對壻相彷彿且刺刺作斷絕語曰吾非不愛女若呂家兒餓蹶拚覆女以終其身女唏噓曰若壻蹶女亦

義不獨生曰癡妮子家中少爾噉飯處耶女低告曰父心誠苦矣奈目前燃眉待撲奈何曰兒究奈何耶曰昔之五千金兒亦未敢洩否則早向父討去不知又花銷奚似耳王大詫曰何處有五千金曷不用之曰父忘却耶昔我翁易簀前數日親至我家以木箱二付父存儲之以救壻饑父忘却兒固未忘王大呌喝曰妮子亂道哉爾翁物故僅留牀頭數百金衆所目覩安得有如許在我處耶論父子情當飯汝若索債父所不懼卽麾之速出女大哭告子母母病甚亦惟有嗟歎了之終不知其究竟王又大譟曰卽如爾言券安在女至是始悉父之狡賴負故人矣忍枵腹盛氣出門歸始以實情告郎郎憤激滄訟師作詞控于宰宰得王賂置不理再控質於庭問何據以女言對呼女至女宛轉泣訴當日寄銀狀宰終以無券不能憑命逐出欣郎大

呼曰爲民上者固懷懷者耶世有其子而忍誣其父者民不敢
控也宰惡其慙呼批頰即大罵遂笞其臀而逐之由是夫婦益
困貨所居棲茅棚三餐常不給會歲祲夫婦乃挈一兒一女逃
荒于斃湖之濱四圍烟綠進止無門時相對泣兒女皆啼乃私
議曷對面投繯死當爲厲鬼殺負心人解帶繫路旁枯樹已伸
頸就死忽蕭蕭蘆葦中有漁簑釣叟刺船出古貌蒼顏持竿投
餌舸尾一僮一婢亦明靚動人嘔啞弄槳方出淺港叟驚見男
女將雉經乃大呼曰痴男女有何不了而尋此短見急命僮婢
速解救臥地少頃遂甦哀哭曰某固不願生者叟擲竿親來慰
問即藉綠莎坐與絮語欣郎約略訴冤苦叟掀髯大笑曰是亦
值得一死耶即以舟載夫婦兒女同歸村村在綠柳陰中竹籬
茅舍阡陌交通室內彝鼎圖書布置安好命僮婢食以魚羹香

稻飯至是始獲一大飽踰數日欣耶跼蹐告愧叟呼而語之曰爾尙能受撲責耶曰身已辱矣又何恤焉曰此事老夫卽能了當指僮婢曰若輩亦煩可了之但恐駭俗今設一策使若自投供以快神人何如曰願如翁教卽袖出一詞授之曰驛之邑宰邵陽公能吏也惟性剛愎好上人爾若能如是如是卽拘負心人至雙手還原物矣乃授以計使附便舟抵郵城鴟衣百結同詣宰署坐階下候宰升座決獄欣耶乃夫婦作反目狀始唧噥繼叫號爭競不相下胥役禁之猶喧呶不已宰怒呼執而踣叱之卽大言曰民乃隔省人非隣省之大父母所能轄也公愈怒錢下命笞臀又呼曰公笞我如民有冤抑能爲民伸耶曰到處官治到處民能笞汝卽能直汝耶乃俯而受杖杖畢袖出詞一紙慟哭哀訴聲振堂皇宰閱而憐之命寄居廡下給飲食潛于

幕府議謂隣邦無罪民若何拘至時幕賓某亦智士也搔首再
四曰得之矣午夜出盜囚于獄潛教之曰明日官訊汝汝攀天
長南山王某爲竊賊家即活汝于法盜曰諾明日訊盜如幕府
言即飛舟遺幹捕過曉社湖天長宰以事關盜情不敢袒繫王
付捕置木簾中昇歸卽投之獄中王于此時已魂魄飛越自思
生平從不與綠林交涉而羈繫縲洩低頭仰獄吏之尊吏呵之
曰王十一富豪也乃爲盜媒耶鬼使之耳若慳吝當敲爾狗脰
股王懼作書使家人以青蚨遍賂之耗數百金翌日宰升堂鞫
之王大呼曰民無罪宰笑曰吾亦知爾無罪呼盜質之時欣郎
夫婦已潛伏于宰之座後矣少頃盜至垢面蓬頭白睛睖閃類
鬼物見王大笑曰王君無恙耶王云我與爾從不相識盜乃大
罵曰負心奴一作財東卽忘故人爾問巷奚似屋宇奚似屋內

什物又奚似且某年古花朝日既夕我以木箱二貯白金五千兩付爾爾奈何忘之王曰噫是何言與若金乃我女阿家翁留以遺吾壻者豈爾物耶宰即拍案問王曰爾壻爾女安往曰若不肖已雙雙物故矣宰乃呼欣郎夫婦出與之對質而仍繫然于獄王又閃供批頰墮牙始吐其實即勒令繳母銀如數完子銀如數臨釋仍與以杖三百欣郎領銀拜謝將歸公叱之曰若能自立耶曰能曰能卽在此小負販吾調護爾曰感甚曰究誰爲爾謀曷明告我欣郎以綠簑釣叟對宰遣人踪跡之至則烟水茫茫伊人已遠後欣郎居郵漸起家成富室而王則棒瘡潰爛餘資供藥餌貧如壻之當日爲里人所不齒云

慎儂氏曰綠簑把釣隱者事也而辭意又近乎俠乃爲人捉刀又何其俗哉或者睥睨冠裳視同兒戲卒使宰官動色趙璧復

完譬之強鱗貪餌而上竿也若王十三者叟視之直驚不若矣
等簪中恐不容此物

珍珠襦

淮陰章楸業賈設酒肆於城北之大道旁供行客瓢飲肆中設
几案頗修潔兼賣鹽豉來其之屬亦有雋味然資太短利亦微
僅供餽粥求小康良不易肆後三椽屋安妻孥肆中覓夥代操
作其妻范氏三娘頗風致間當釭有文君風而楸尤好客凡文
人學士飲其家杖頭費稍缺嘗不過計較門前臨青草灘多叢
葬屋後環大溪植榆柳綠蔭叢叢焉時正夏五值天中節卓午
矣各家皆扃其扉而彼肆獨廠楸命肆夥守門已則廚下烹飪
魚肉將賞節忽有臬司役押赭囚五皆盜魁銀鑰過門遽闖入
坐釭側索飲甚急夥辭以酒甕罄即拍案擲几大罵勢甚汹汹

夥懼縮頭不敢出楸偕范氏三娘走曉之遽作笑顏慰之曰君等行路亦饑渴甚矣艷景良辰何可虛負若不足較我家已爲君等具盤飧大好開懷言已呼夥出溫酒設匕箸三娘詣內盡以廚中所有者蒸騰捧出味極鮮美蒸餠餠餌供啖嚙曰君等北人耶恐粥飯不足以果腹故以麵食進然倉卒主人味不甘旨乞恕衆囚曰善賢東道哉飲啖均有兼人量盃盤狼藉食已進以香茗旋以大木盤貯溫湯爲衆囚浴囚均鼓舞大歡喜惟不言謝但默詢主人名氏牢記而去門前牧豎咸非笑之楸亦自笑與妻潑器掃肴核安几案而已是年秋忽有褐衣三人至問曰誰是肆主人章楸耶楸應曰某是也鏘然一鳴黑索已在頸上一家大驚妻子號泣遽牽至山陽署始投牘云有盜魁供楸是竈藏家應拘而對質宰出加繫維置木籠中遣兵役衛

之去妻子來送行哭聲震動楸哭曰此去生死存亡未可定也
汝等曷收酒肆聽消息潛命長子携旅費徒步掩淚送登程比
到姑蘇時梁憲已赴金陵權收狴犴是夕卽與盜囚繫一處燈
燼昏黑虫聲啾啾心怖怯疑有鬼物夾搏夜半聽鈴柝收聲忽
耳際有呼章楸省聲之老稚不一音之南北又不一似謠熟而
不敢應忽又低喚曰章君忘我輩耶故人耳乃悄應曰某誠章
楸公等何人曰天中節叨擾盃酌之弟兄也遂悲訴曰不圖於
此處邂逅但某犯何罪諸君或知其詳與問嗤嗤笑曰我輩邀
來耳昨臬司庭訊五刑用盡某等堅不承屠云章某乃我輩窩
盜主若拘至卽伏而君遂輕忽陷囹圄矣楸云僕向與君等無
仇怨何傾陷曰豈但無仇怨天中醉飽至今不忘且欲酬子之
大德某等爲首若林黑兒鄰城人其次囹奴會稽人其三張豹

海陵人其四王子禽沐陽人其五小飲飛大梁人某等皆劇盜
便捷如飛屢拒捕獲斷頭罪顧飛出棘牆誠不難惟自知數到
行就死耳君出獄時卽我輩就刑日也乞君牢記我等姓名歲
時以一陌紙錢一盃濁酒一盂麥飯呼而祭之感深泉壤矣楸
是時始恍然悟曰僕幾驚破胆然公等義士也當勉如君志少
頃天明晨曦透入始辨面目相視悲笑蓋似曾相識舊雨重逢
明夕聞鼓吹呵導輿馬沸騰知梁憲回署林黑兒急脫裏服之
布襦一襲與楸更着固似張豹各以布半背與楸耳語曰此中
有物毋擲毋洩洩則不爲君有矣君家對門叢葬處有枯白楊
一株上營鵲巢二其下有古墓石板覆大甕二有寶物可深夜
掘取諺記勿忘言已慷慨泣下楸亦泣旋聞吏卒呵叱臬司升
堂皇果有虎役牽五人出旋有呼己名者亦牽之出庭訊戰栗

不已哭失聲林黑兒大笑且罵曰狗彘奴吾豈忘哉天中節若能以酒肉啖我何得至此因供曰章某誠無罪然某日我等起賊由淮陰過彼家索酒肉不得且以糟花燒我首仇率之來非真竊賊家也三我輩死罪量無生機乞供押完案臬司乃慰解曰子良民無罪被累也然亦拒客之小懲脫械縱之楸叩首出署負長子於旅館舉問五人均於是日藥市合子潛市櫟具收五人以買地厚葬之歸後拆布襦一半臂二視之燥燥者皆金葉瑟瑟者皆珍珠值萬餘金深夜携鋤尋白楊樹下掘之果得囊蓋窖藏也得十萬餘金由是成鉅富移家姑蘇俾子孫就近展墓田祭祀不衰另作商賈不復設酒肆至今淮陰猶有酈其事者

懷農氏曰一飯之德至死不忘且報以厚貲彼世之誦詩讀書

往往身受人恩而動以反噬報之林黑兒當啞然大笑於泉臺下也嘻奇矣

王大肉

王大肉魯之青州人江西秦方伯之庖丁也爲人魁岸有膂力苗壯善飲啖故人以大肉呼之當秦甫蒞任也以殿撰後工文詞善嘲謔無流個懽客常滿時有藥正開折簡邀宴幕間賞花宴飲酒賦詩爲樂客有謔信州張真入者公曰真人是果有勛勦衛耶一客曰偶耳實符蘇如米賊家風卽堂心雷亦不過如街頭小兒所放大懽有尤可笑者渠偶徒步詣某村看演劇歸途爲村犬掛吠渠慚石塊擲之犬益爭赴奔喘流汗情態難堪公乃折簡邀真人翌日真人乘輿至驛給額貴官輿中插印旗二隨法官一餘亦無他異殷殷謁禮貌甚恭公乃伏大肉

於廳事左側空屋中而外加印封故不與直預教大肉作狻猊
已而徵真人至此維宴真人入座酒綴旬頻頻晚印封間公曰
是屋所藏何物曰君不知耶是屋向有縣出以藏人故扁之卽
愕然曰何前任方伯絕不與某言及何也言已室內蟻飛砂石
聲得得公笑曰君信耶真人有黥色卽以篋畫案上如符籙喝
曰速勾當來卽問屋內作二人搏擊聲似鬪拳身踰時聲寂真
人談笑自若少頃又問屋內拉几案聲登登公笑曰是廳誠惡
真人亦曰誠惡旋以箸畫空中喝曰速治速治卽問屋內搏擊
似是木器相撞聲踰時聲寂真人乃與公開門暢飲方殷聞
吳門風景而屋內突又瀉泥聲層層公笑曰老縣不長死目中
尚有正乙法耶真人大慙恐起身離座擊案一黑手口喃喃者
再卽入座默然忽內又搏擊似鐵器揮灑聲聲甫寂旋聞大聲

鳴鳴似牛在甕中鳴聲頗止公知有異離立揖冀人曰乞恕
浪適屋內作響者人也乃某所藏以驗平陽都功之妙法耳冀
人大駭曰其人已死奈何公哀求幾屈膝曰速啓戶視之不知
何時忽來一甕甕大能容石惟甕口小如蠶視大肉鱗鬚內惟
鱗髮在口外呼之不應曰速出戶再掩即命法官取放屍床中
喃喃有冉而大肉在屋內喃喃呼痛楚矣再視甕不知何處去
惟大肉臥地滿身青紫救甕問之曰其初來一人自壁中擠入
頭大身短行步跚跚張口手其臃腫余疑其短拳擊之竟勇甚
復以足踢之翻筋斗仍擠入壁中去少頃又來一人入如前狀
面曰哲類壽生手持一河木杖來即痛提余禦之乃顧余舉首
笑入壁中去少頃又來一人顧而長裸體腰圍虎皮裙半面白
半面黑通身如之執二鐵器杪有大鐵鑊各貫五小鐵線纒纒

纍然余見卽對捕不敢少讓其人甫少却忽又來大黑人滿面
鵝毛管有髭無鬚腹解髀貌極惡左執一藥瓶右手加箕澆搗
余頭髮四昏然如在黑獄中矣公以此問真人真人大笑曰皆
神耳巡方搗地之流惟挾纍來者乃巨靈神此公至卽至囚之
魅亦難逃避由是衆始服筵已留小住遂訂車笠交公又於
筵間折芍藥一枝持贈真人真人覆花於盞少頃盞啓則花去
而小碧箋在焉上云大人寄花來已插入瓶中供養矣蓋真人
公子回稟其神速又如此越三年可伯移官越中與真人話別
以一符送公曰此可鎮宅用也携至越亦不見靈爽一日公戲
以香頭然之符紙一燼騰不能撲滅再轉身則見一小采鳳冉冉
飛空中向西北去翌果真人郵示一函云前符使已回山銷差
矣公何急急也

澳儂氏曰公門之中凡仰承長官鼻息者莫不竭民脂膏飽己囊橐均人而魅者也而大肉盡物獨請之入甕亦何其冤哉

翠綰

皖有傅公子忘其名年十五貌翩翩裙屐風流顧影時有不羣想曾院試名落心憤聽明年堅欲援例試北闕二老鍾愛如掌珍不忍拂盛備車馬適有駱牛二生亦願試北闕者遂厚贖以公子囑之曰携吾兒去仍携吾兒歸功名利鈍所不計也二生敬諾比到都門路左有古剎入而小憩見僧寮壁有絹畫一軸畫美人拈紅豆微笑貌如生公子睨之戀戀不忍去遂一人賃僧寮居之二生另居旅舍相距里餘耳朝夕過從談文甚樂一日公子候二生不至思作狹斜游以破旅寂出門惘惘無所適從忽見騶從甚盛呵叱而來公子避道左見車中一貴官鶴髮

叟也修眉而長髯寬衣而緩帶問是何年少曰傅某叟驚曰傅
公子耶蹤跡有年失幾交臂願卽過訪尊齋卽下車携公子回
僧寮言詞豪邁跌宕寡儔絕不作衰老態公子樂甚請結忘年
交叟曰善旋呼酒與公子縱談終夜藏圖猜枚色色當行叟自
云明姓陝庄也家京華有年與公子有夙緣若不以老相見捫
爲歡方長五更雞鳴始起與公子訂後約登車去門外候之
斯晨咸執炬前驅燦若火城由是往來甚密或城南觀劇或飯
肆選優叟嚙白蠟甚瀟脫公子欲作東道主輒笑止之旋問試
期近公子意將臨時抱佛脚而叟亦不至一夜叩關入則捫人
與公子語袖出機稿十四作皆典重華貴者曰此物來大不易
子秘之携入關或有用公子疑陳文曰痴矣直書無礙鄭重而
別及入關三場題均有照繒而出叟汗面奔喘至私問公子曾

書否曰竟作抄胥可愧也曰獲雋矣乞勿洩洩則禍不淺月餘揭曉公子竟中第四名經魁牛路二生康了閱公子文莫不驚詫是非老手莫辨謁座師齊爲仙才殷殷留住京以待南宮二生勸公子且歸公子以座師之言對其實戀叟之高誼也二生日催促叟皆預和之私謂公子曰此不難老夫不乏朱提請給伊旅費着一同在京何如公子告二生遂安一日叟忽至問公子曰弟君表表又新折桂僕有齒孽戚願以弱息妻郎君旣老夫永焉曰誠荷老父愛但家有兩親當作兩預謀之曰曷瞻老夫一至其宅親觀其女公子好否再訂婚議何如曰善即同出門外已有兩車各登其一怒驅衝隙狡僕後隨過敝街道入一第則閉閤華麗閭闔大家叟下車謂公子入曲廊洞室不知幾落花端竹籬曲折數處達一廳事其中陳設之燦爛可以炫目

且畫燭雙燒黼黻貼地似作喜慶者就座視階下奴子皆鮮衣
鴈行立主人久不出公子趨問曰主人安在雙笑曰僕卽主
人耳須與一老嫗珠翠連裳嬋婢環侍雙曰此山荆也嫗笑曰
公子果英特大家舉止公子卽冉冉下拜并表謝忱既坐雙曰
僕有愛女翠綃願以之侍君箕帚以報前世德荆婦無懷不欲
弱息遠隔晨昏故誘君下賁爲蓬舍光公子愕然起謝曰叨近
永清極所欣幸然某有老親前已言之何敢不告而娶雙笑曰
迂矣諭幹僕引公子至曲房澡浴更孝廉章服詣廳事少頃庭
施供帳工奏簫韶女僕執燭捧香擲翠綃出巋粧絃服玉佩珠
冠公子偷睨之溫柔婉孌貌類天人不覺心醉乃成禮於羅綺
之叢合卺於香澤之隊旣成各屬情好逾恒居三日偶檢繡奩
得香巢吟稿一卷字跡秀潤媚絕類閨秀笑曰卿作耶曰然讀



之皆與大家左芬抗敬服之得暇問駕車回廨邸僧問何往詭
詞以對一日翠綃謂公子曰吾父母無子膝下僅妾能慰情家
中左庫充牣有皆白蠟鑊鑰亦妄司之郎若需用請自取毋告
也數日二生時訪公子不值問僧僧莫知所對一日二生潛俟
僧寢比公子至出而詢之度不能隱以實告二生心共之而不
知所以爲公子曰甥館二生尾而迹之見公子下車入一廨第
破院門忽不見輿福車亦杳再深入一食則頽垣斷井葺逕迷
離杳無人跡心知有異翌又晤公子告以所見曰是必鬼物官
早終不然若且死我等固無以對君家兩大人也公子堅云此
中亦同如戶實是大家何得如君言且渠家中巨富然則荒柳
蔓草中有如許黃白物耶言已袖擲一銀鏗然持示肆主皆云
是燥燥者佳銀也二生私授以策曰曷往來多運此物藏廨所

以覩其變公子默然二生逼再四明日果如所說兩月餘蓮二
千緡金盡皆付直收之翠綉一夜對燈含顰珠淚盤粉問公子
曰妾身且爲君有死況其他妾見君屢袖銀出不見市物歸然
則即有二心與終是妾惟有一死言已沈瀾泣下公子慰再四
而女心終不懌由是生回寓恒小住數日奴子來請多遲延心
亦畏入懸鄉也忽見雙至正色云妾與公子神氣相通耳妻以
愛女不爲不厚神天在上可鑒此心君若見疑請即去毋自惶
惑公子唯唯否否由是時來時去女於枕上多淚痕公子亦欬
歔欬絕翌又回寓正小臥與二生語話忽陰翳障天雨雹如矢
雷電交作砢訇若山崩谷塌旣而雨霽門外有女子携婢至蓮
首血面敝衣馭履狀亟頽喪遽呼曰傳公子在此耶二生急匿
公子出而應之曰此處無公子曰噫冤孽哉言已大哭抽咽良

人始悲啼而訴曰公子殺我全家以怨報德讀書人何太忍也渠匿不見我然則仇讎之情盡於是與我父母均以科場妄舉觸法全家遭戮惟妾與此婢有宿根僅遁去金丹前往雪山供苦役五十年始釋來與郎訣耳金甲神在門外妾不可須臾留噉然一聲玉人頓杳蓋三生潛爲公子以賈書疏焚告於關神武王之神甫三日耳明日再視故處則碧血淋漓傷及街砌公子心傷目斷殆若離魂勉試禮謝落第昇銀而歸瓜分之嗣後亦終不敢入都以孝廉終

僕僕以曰一矜之微猶不可強現高拔巍科者哉狐豎之妄舉其死宜也然施之情太厚報之禍勝烈公子人也究竟於心何安及談此事余忽忽不樂者竟日誠不敢置一詞久之始得十六字偈曰精衛唧冤螭皇遺恨是非不書付之公論

草龍真人

真人姓徐氏吳門洞庭山人父母均業農仙將生之前夕母夢一俊美道流跨青龍到門拜膝下曰某前生有未竟之業願依阿母小住十一年母辭曰寒門淡泊非能供養羽士者曰來卽安之矣旋聞龍大吟嘯聲異香滿室而真人生貌如善才秉性愚魯且憨跳不能讀三歲父卒母命長子隨大賈學懃遷于西蜀久不歸六歲偶高臥樹下納涼見仙人連水車灌苗頗苦與人戲結草爲人置轆轤上運轉而溝澮皆盈矣問爲隣人作強之不爲也顧生性最孝每晚必唱田家俚謠以慰母悶結草爲小人三四置地上叱咤噉聲草人自起舞或翻筋斗或打鞦韆或兩人昇一人起或一人荷二人行若提線傀儡戲母藉以破悶于是鄉人咸知其異或疑爲幻化小術耳何足異八歲

其兄漸能寄資歸養母與弟時將伏臘其母預製餽餽爲年節所需命真人坐竈下燒火母則且蒸且製真人刺刺與母語戲結艸爲龍尺餘長頭角尾爪悉具母罵曰癡兒又作耍耶忘所事則餽餽不能熟行將撻汝真人又吃吃笑不休及蒸就一二籠真人必就甑邊索啖嘗其旨否母罵曰癡兒只嗜戲好啖嚼卽不念爾兄在外風霜苦跋涉艱耶如此好味爾兄能啖一二枚否爾卽快活不思自立也笑曰是又何難行將送與兄啖曰風狂兒迢迢數千里能飛去乎曰易耳既寢真人忽不見母大驚視庭戶扁如故而人踪杳竈下草龍亦烏有啼哭達旦隣人正慰問日甫上三竿忽真人嘻嘻笑從門外至懷中出裏衣二襲奉母曰阿兄在蜀無恙囑代省母臨行囑以此物携歸爲信母見游子衣果已手中纔也且疑且信蓋昨夕真人懷餽餽五

枚潛策草龍御空行頃刻至蜀野雞四唱其兄方策馬篝燈自
他肆會計歸途遇之時兄已離家久初不識誰何遽呼兄詳詢
之乃其弟也大怪其來乃言日依豈脾獨對荆花來起居兄長
耳旋進饌既兄驚而啖之猶蒸騰香輒曰此鄉味也胡爲乎來
携之肆將留小住乃私告兄曰弟以術來晨光動卽不得歸矣
曷以一物爲質乃以裏衣付之仍忽忽策艸籠歸由是鄉人漸
疑爲仙或猶以爲幻化不深信明年真人年九歲上元節與隣
家諸子就柑柚噓邊爆栗坐談忽假銀旛醒笑曰歷門燈火大
佳衆晒曰汝夢游耶曰真去亦何艱衆欲窮其術固求與俱曰
去當如吾教曰諾乃以結草之龍引而伸之長丈餘令閉目同
坐其上其五人一年長省十九歲矣性又黠堅囑勿開目旋以
一錢付之曰呵而擲之可得數錢藏諸腰袋中遂同行五人坐

頗穩不搖撼但聞耳際風聲如甲士銜枚赴敵如巨濤澎湃入
海俄頃而至令閉目果見星橋鐵鎖綵樹繁山滿街市輝煌如
火城妙女踏歌游人如蟻人語皆作晉音真鹿門也忽漏聲促
冀人曰歸休乎復令閉目如教而返寤者中途私語曰是必騰
空也因眸微睨則已墮地在揚州市上矣比曉戲擲腰袋中錢
如所言市食充饑徒步歸及至家門櫺母錢頓鼻有殺青車曹
貿易歸者閭風景異不謬也于是鄉人咸大異之是年冬其母
思長子不置與人曰兒當還阿兄歸耳母雖異其神邇不遽以
爲然仙態不見明日兄果歸母驚詢其得歸狀曰昨南蕃弟忽
至蜀省兄怪之曰汝又來耶曰現兄暫歸省母耳兄辭以途遠
且年來無積蓄歸不易否則早歸矣弟笑曰無慮頃刻即至第
試爲之何害因令兄附其背堅戒閉目時已四鼓但覺風貫耳

露侵肌如奔馬如迅鳥眨眼間倏已投地令兒開目曰兄且歸
吾暇訪一好友去行卽回言訖手持草龍向西去兒乃怏怏歸
路回今見母猶疑夢中也數日其兄方與母夜語忽卽闕甚急
啓視之眞人歸曰兄之旅橐什物悉在門外可陸續携之進取
入視之果不謬亦不失一物曰弟誤矣兄小住月餘尙擬覓舟
赴蜀覓生活今取物盡回然則使兄坐食何能成人家曰易耳
明日私授兄以黃白之術曰數不過二十萬溫飽成富兒足矣
盈則禍至嗣漸起樓閣購管腴席豐履厚母坐享其福兄不復
學習眞人惟獨坐一室痴如木雞鄉人有以休咎問者拍掌狂
笑而已絕不一言次年秋太湖水賊揭竿爲患賊艦如飛焚掠
幾遍湖境多戒嚴眞人乃出戶鄉人請以鄉團訓練眞人曰
吾童子何知也求之有渣下者笑曰吾亦知鄉團乃古法但汝

輩農人向不知兵未見卽張皇一見賊各鳥獸散是誘之來也
推原其故皆不能受約束憑賞罰耳訓練何爲衆力請禦之曰
易耳結草人五百名三尺長竿竹竿凡要道皆植立命各家掩
關眠夜午賊果至惟聞格鬪呼號聲天曉賊遁去視草人竹竿
之杪皆有血尸飄湖上如麻賊酋是不敢近一日晨起沐浴拜
母詒呼兄至揖而泣曰母子兄弟闊絕幾年今得聚首良可歡
慶不意巫咸下召刻不能留奈何奈何言已偃臥而逝母與兄
哭之慟時年方十一歲正符夢中言也厚嬪之忽有隣家子自
揚州歸携一草笠送其家問已死恍然曰彼殆仙矣前日晤我
于雷塘坐路旁結草爲笠賣與小兒戴大小皆合其元我方笑
以爲慈彼遽呼曰汝歸與煩以草笠寄吾兄而量其死哉衆視
笠果與人手以急發墓剖棺則衣冠猶在如蟬蛻云又數年歲

大星其兄戲以所遺草龍與鄉人曰姑騰之或有驗携俱壇坫
忽雲氣從龍口噴出四合彌天片刻甘霖幾將三尺而草龍忽
騰空騰躍鳴絳雲飛去

懷儂氏曰道家爐火旁門也鉛汞方安燈檠在頂末有不慘澹
奇禍者而徐氏子獨能以黃白肥其家或者誼重天倫爲上蒼
所不禁與殆至遺魄吳中賈等邦上是真神龍見頭不見尾鳴
呼奇哉或云其母易簪前三日仙忽外至自云居武夷歸母死
燈前盡禮苦塊悲啼悉如常人惟匿不見客月餘又別兄去問
何往曰遠甚間有重見時苦笑而不答

石翹翹

邑有武弟子員甘生東鄉人偶應西山親朋約宴罷日晏夕
照隰林蒼烟匝地悠悠策馬將近城之西瀑橋爲山水衝斷以

輒試深淺僅沒髀也策馬可渡焉舉首見一少女在前淡粧素服嫋娜可人生注盼目不移睛女亦目成生挑之曰何處麗人奈何至此女曰妾新寡石姓名麴麴居邑東貝岡之陽門前一樹棠梨花下覆黃茅屋者是也頃自母家歸臨橫流胆幾碎情無有心人以畫戟來迎桃葉耳生笑曰僕馬足堪健馬背甚寬娘子不棄乞疊騎以代雙槩當亂流渡也不然曠野有虎狼多伏莽徒爲卿憐女笑曰君真有情惜太不雅相曰暮色沉沉誰辨爾汝卽如所云果從洵湧澎湃中衝突而過生自後抱纖腰細如楚宮惟冷氣砭肌問卿衣單薄怯風露耶曰然少頃穿城過至其地背岡面水小結衡茅下騎而樂於樹女曰妾家在是請郎少休白板雙扇以簪代鎗啓而入敲石然鉦視几榻安詳床上篋簾綈褥悉備羹鮮魚炊香糯泥甕饌破村釀浮蛆設坐

開尊殷殷勸釀曰妾新作文君不意阻影津梁獲遇司馬殆天
緣也如郎不移愛茂陵司圖永好生笑領之女乃連衣數觥起
立賜袂和樂曰樂曰秦漢文章得未曾可憐幼婦貌傾城風流
學士知多少別薛摩挲最有情低昂斷續音節頗妙笑問生曰
郎識之乎生又笑領之因復舉酒飲生而自飲其醺漉曰更有
新聲願獻郎君乞勿齒伶曰第歌之女乃掠鬢攀裳斜眸歛足
緩聲而歌柔曼婉變妖媚百端歌曰一自叢臺化劫灰高山日
日望夫回芳心似鐵誰能轉不在山隈在水隈歌罷頰暈紅潮
如着雨桃花鮮妍欲滴生云胸懷奇渴有勝於酒者乞早寢嘗
異味女笑收七簪掩關下帷解衣睡就生狂蕩幾不欲生女顫
聲曰丐郎徐徐妾柔花嫩蕊恐不禁暴雨事已融洽酣暢女枕
上又吟曰今夕知何夕得遇風流子三生精魄中一片斜陽裏
夜雨秋燈續錄

郎肯抱妾眠妾願爲郎死乞生續韻生惟搖首女媚不已生忽
猿馬又動以具示之曰此物又翹翹如石矣女大恚曰不圖爾
表表如此乃胸無墨汁眼挾烏珠雖能言與沒字同拙只可向
三家村畔作繫牛椿那堪鐫侯芭奇字語言粗鄙不解溫存真
煙凶也言已遽推下楊裸體出門稍逗留卽玉臂掣肘痛幾折
幾昏然臥地比曉乃臥於叢薄衣履拋灑泥水沾濡視馬猶囓
艸未逸也而舍宇全無惟多古碑一座巋然在前字跡漫漶下
有孔津液猶涔涔焉歸吐綠水盈盞病月餘次日行路者見碑
大驚謂向在西郊何時移此而不知乃甘生夜度娘也嗣後屢
懸村之少年後土人藉薪焚之怪遂絕
僕僕氏曰昏夜留賓玉肌薦寢魅亦有情甚矣揚袂高歌擁衾
聯句魅又風雅甚矣殆至勘破情人一丁不識那得不反目麾

去噫武夫操雅其取厭討憎有勝於甘生萬萬者魅遇之又當如何哉總之肆惡淫凶且爲頑齷不靈之石所擯逐彼翩翩離技楚楚佳人見狂且而避如鬼物者可以想矣

碧雲

板浦在東海之濱饒商攢聚市肆迴環巨鎮也商垣每多魅或狐崇驅除不能去有某垣司會計者爲京口姚生性跌宕解詠詩且度曲其所居對房戶常扁間何故則云嘗有狐寄恐壓人曷扁之以紓其懷生笑從窗隙睨之亦烏有然每夕有新詠書碧箋置案頭晨起視箋上已丹黃滿焉中肯處必圈點重疊小有疵累亦間加筆削字跡明媚的是閨秀心喜藏之不敢示儕輩一夕得句云杜鵑啼澈月痕彎紅燭頻燒淚未乾玉馨淒涼翠袖薄那堪消受五更寒明日視翠袖易羅袂二字乃大悅服

私奉瓣香祝於門外曰謫陋之質俚俗之吟荷仙人郢政真化
骨丹也願立雪門乞傳花筆鴛針暗度蟻慕潛申不知許以師
範示弟子否祝罷寂然一夕又度曲唱湯玉茗牡丹亭游園一
折忽聞對房有纖指代爲搗板循聲按拍葱印錚錚若曲有小
外錯聲必稍斷俾再從頭唱也由是每夕必唱唱必拍如簷溜
微滴斷續無訛生心更喜尤不敢告人夜以香花茶果祀門外
祝曰巴歌俚曲徒形汗顏荷仙人顧誤若周郎愧下士偷聲如
李燕縹梁無韻盤壁有情是又師也友矣乞示芳容下慰鄙悃
祝罷仍寂然一夕偶自他垣宴飲歸酒氣熏蒸渴燥殊甚適奴
子未回乃自解衣衫呼燈喚茗甚急忽見一碧衫女子妹麗婉
孌楚楚動人裙下蓮鈎瘦如嫩笋冉冉戶外至篝火然銀缸搖
衫掛衣桁淪苦茗掩蚊幃殷勤臻至而啓櫻窗齒含笑不言旋

攀簾出戶聞珠佩聲猶依稀未遠生心驚豔冶猶疑爲東人小
鬢但其時口噤不能言手足拘攣不能動殆奴子至問適遇何
人并言其狀曰東人固無此婢卽有之亦不能出關外心知有
異亦秘不告人是年秋夜闌將寢忽聞對戶有聲甚厲如大石
自梁上墜地旋聞玉人低語如嬌聲謂笛呼生曰莫怕莫怕姚
生姚生行將別矣未免有情奴張字碧雲居此有年市儉俗兒
向不通語得君風雅士足慰無聊惟新奉文帝勅將往白下應
閣差差竣赴燕臺從此天涯永離文几再欲諷瑤章聆雅奏恐
不可得矣故與君話別生大驚喜詣而應之曰某在斯仙容咫尺
雲山萬重鶴馭將行亦知難挽但小生尸視久矣乞示以瓊
璧之姿烟霞之貌當倩工圖寫作水月觀音供養耳言已再拜
微聞佩玉錚琤彷彿襟裾嗤嗤笑曰奴曾以眞面示君甫匝月

耳卽健忘耶生告以未見曰某日醉回誰爲篝燈接衣瑣瑣者耶奴是也生始恍然跌足悔泣女曰奴與君緣分只此強則召禍請留之餘不盡之情爲他日相思耳奴去矣君宜鄭重再問則玉人已遠聞其無聲回房見案頭小箋端書六字曰碧雲檢衽辭行生裝池小冊遍索名流弁以珠玉始爲人編述之旋辭去後生來者爲皖之儼薄子鄔三亦舍此室偶聞同人談姚生事艷羨之一夕置酒會飲搏戰喧呶俚言污穢曰狐兒可人如真妓好當呼之伴寢但多服媚藥春方卽令變和同人止之曰禁聲仙人非可以觸犯者鄔僉狂蕩咸危之夜靜四散鄔一人帶醉登榻衆尙在別院搖扇納涼忽聞鄔大呼救人迫切哀慟奔入視之則臂血暴注面若死灰斃而復甦呻吟欲絕緣鄔甫交睫忽一紅粧美人來搖之醒自云狐仙願荐枕席鄔心動攬

抱入懷代弛褻服美人忽變爲鐵面偉丈夫短鬚蓬蓬眦睛灼灼力大如虎翻卽轉身跨之掀幹其後庭纏綿之攻痛極如裂衆視之乃一大鐵錐在殺道中長七八寸犀利無比拔之痛又不可忍急延醫治藥餌費百金始痊

懷儂氏曰緣分至此強則召禍通論也惟翻然而來忽然而去誰能遺此未免有情耳若卽三者實遇紅粧旋易鐵面固不待利錐刺股而胆已碎矣真惡作劇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於狐何尤

絳州生

河間變走活無常無見眼而能見鬼貌識鬼性乃始與鬼游絳州生好奇士也嘗謂日月麗天河海流地其中飛潛動植無不矚焉惟鬼則不能一寓目耳食雖多眼界終窄乃具羔鴈潔衣

冠走調於叟而問術焉既邂逅見叟之雙眸炯炯作慘綠色鬼
氣盎然低首再拜致辭曰某聞蟠天際地混陰清陽世不能無
人地不能無鬼鬼有時爲人人有時爲鬼而生死判焉盈虛分
焉何阮瞻作無鬼之論無乃固與叟曰易云敞室詩詠屬垣非
鬼而何鬼得正氣爲帥得清氣爲仙得縹緲之氣爲佛得邪厲
不正之氣爲魑爲魅爲夔罔兩然其狀有妍媸其態有炎涼其
品有尊卑陰雲一團奇趣百出人間悅目而鑒心者固無此樂
也曰然則以何術而能見曰不須勅勒不待招呼或對斗耀啖
烏頭或隱荒郊炸鵠炙或舞婦人髮或擲和尚巾或伏地龜步
以兩手握大足女子鞋就地行且招而鬼卽至鬼聲啾啾鬼燈
閃閃鬼影叢叢矣曰招之來矣以何法麾之去曰鬼質虛無以
手搏之如拳敗絮以足踢之如踏軟雲惟擲以男子鼻涕女子

愠羝或對之誦腐爛時文或見之學官人打話卽遠避耳生拜
謝而去叟送之誠曰鬼陰險之物也可友不可狎可德不可怨
予能神悟歸試以法果驗遂揚揚自得謂吾道大明矣而以見
鬼著名嘗謂人云恨無道子妙手幸有長吉鬼才然以詩代畫
刻劃亦工視鬼如人唐突何罪是年秋適悞入鬼國見鬼甚夥
得句亦多偶見一鬼吹洞簫一鬼壓短笛鬼雄負手微步側耳
傾聽句云簫管吹殘惜別聲梨花開過幾清明可憐殘月朦朧
夜嘗有閑情憶柳卿又見鬼搭布幃演木人戲羣鬼指點觀望
高而豆者小魑也句云月黑天邊鬼車叫幔內鳴鉦傀儡跳人
間袍笏也如斯竿木隨身若莫笑此時郭禿轉優游腐錢戲向
羣奴收散塲前村買一醉楓林夜抱粉骷髏又見一鬼曳胡笳
一鬼拍檀板走黑霧中句云每到曉風殘月時喁喁低唱鮑家

詩何如明目還張胆。躡着陰雲舞柘枝。又見一鬼寬衣深帽類
富家翁。一鬼奴代持算盤。一鬼拜求資助富。鬼驚而却走。句云
周韓算法何太精。彪鸞刻畫王戎驚。老慳高視復闊步。袖中腐
鏹分重輕。一錢不捨亦細事。辜負游魄追隨行。噫嘻陰曹乃亦
判貧富。閻羅老子多不平。又見鬼官隨家僮。狎客數輩鬼雛伏
地迎。迂乃其婿也。句云頭上烏紗間不整。依稀幻出官人影。奴
子狎客苦追隨。不到黃泉心不冷。鬼雛跪白何所求。青猿銀鹿
非其儔。裙邊袍笏爾莫羞。請築鬱堦駕鸞偶。又見鬼子鬼孫
藐焉長二寸許。巢於樹杪呼羣嘯。窻舞柘枝焉。樹下兩鬼雄男
女。披樹葉毛修修。遍其體。舉手招引。吭呼卒不應。句云衆鬼嗽
嗽啼。鬼窻繚霧濃。雲何太濕。舞身樹杪上。巢居跳躍飛騰密。如
織一寸二寸小。么麼只愁海鵠來吞食。夜深踏月兩鬼雄。任爾

狂呼不相識除非鍾老大吆呼各鳥獸散遁無跡又見一長鬼
丈餘瘦如枯木以長繩繫小鬼數十數枚拖而行之一短鬼極
肥頭大如甕拜伏道左句云僞如之骨可專車平仲或許狗門
過一體孱瘦一痴肥一體昂藏一短燈一朝邂逅幻絕倫俯仰
雲泥人兩個君手攪得蠕蠕儔爲君禱頌爲君賀繫頸以詛可
憐生置之籠中恐掀簸君不聞黍民作腊其味鮮餐入腹中壽
千年又見兩小鬼戴假面具舞白提一大鬼見而驚懼句云猥
然而人冠傀儡而人衣搖搖如學究亦復知威儀形態非不似
其如心跡瀟況此假面目戴之將胡爲噫嘻見子之面見子心
面不可見心則莫尋又見男女兩色鬼偃倚之狀極醜極濃一
鬼持蠟相送一鬼篝燈來迎句云色心濃到此時難鬼手鑿真
澈骨寒嫗室從容偕老否鬼雄來與報平安衣香人影太纏綿

地下新開色界天一樹棠梨花下月低徊猶唱想夫憐又見無
常鬼持雨蓋微步腰挂布袋內貯小鬼乾子無數纍纍如蟻蝨
一枯皮鬼紅纓帽八字鬚爲先導類公差曳杖逍遙意極閒適
句云似此形骸亦唾餘出君跨下漫揶揄許多夾袋香名姓一
椽提撈到宦途又見一鬼雄路遇極大冥鏹歡忻鼓舞俯拾而
去句云八卦鑪中鑄橫財財神威力到泉臺不知續命符拋後
還賣痴獸還買獸又見兩酒鬼一持破傘籠頭一提軍持買酒
互相摟抱走淒風苦雨中句云色槁形枯入冥途游魂爲變尙
提壺任隨若輩沉沉醉不向東風念鴈鴒其餘吟詠甚多茲擇
其最膾炙人口者錄之詩稿名黎邱雜詠人讀之莫不嗟歎以
謂句如仙而袖有鬼也生亦自負久之雙眸轉碧慘淡晶瑩無
幽不燭隣舍生某素稱頑黠忌生才揚言於衆曰某生恃才傲

物舍康莊而游黑塞。乘朋儕而狎烏都。目無保公。長神隨羅刹。娘是青天而魍魎者也。且恐嚇之試其真贗。乃乘深夜粘紙爲方山冠。長尺咫剪蠶爲喪者服。若斬衰灑髮。波肩塗脂。血口潛詣生生。方剪燈坐虛窗。榻管竄奇句。隣舍生至。驚見生窗外。環而侍俯而窺者。皆角嶷嶷髮澹澹。口牙二牛。其首馬其面者。不可勝紀。遂大呼曰。鬼鬼驚倒。生聞之急趨出。無所見。惟見隣生狀亦大呼曰。鬼鬼驚倒。家人僉至。見兩生面色青紫。氣將絕矣。隣生昇之去。救治終夜。漸甦而生扶入室。則陡發狂疾。藥餌無靈。家人走告於河間叟。求援。叟曰。若所見皆鬼。具人形者也。故習而狎之。無患彼則人而鬼者也。那得不驚破胆。與爾速歸。休吾聞之。怕恐今夕夢魂不能安也。是夜叟入室拂簾。將眠。聞門外有嗤嗤以鼻笑者。偷睨之。則一鬼兩頭首自項而分。眼耳鼻

舌悉備又一鬼九頭首環肩而生有男女老稚之別有嘻笑怒
罵之聲有閉目沉思者有翹首旁矚者或隱而或現焉又一鬼
無首腔中冒火光如琉璃球因風戲舞又一鬼有身有首惟無
七竅無四肢渾渾沌沌團滾爲轆轤曼註絕掩關喟然而歎曰
公等亦人所假耶日所聞夜所見得未曾有乃棄家入太行山
終身不敢還鄉里絳州生亦裹糧尋師不可以踪跡

懷農氏曰葉公好龍見真龍而却走絳州好鬼見似鬼而心驚
噫嘻遠者墟墓近者市廛赫赫冠簪堂堂興蓋亦難免無此輩
往來旣不能遺世獨立又不能除惡務滋惟有混跡匿影強與
之周旋而已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彼衣羅帶荔路側揶揄
者又奈我何哉時夜柝將闌燈昏如豆瀟瀟風雨虛窗夜寒此
中有人讀山經而繙鬼董吟魂搖戰久之

槐相公碑

沛甯官路之側植古槐一株枝柯鐵鑄綠陰團團千年物也明初開國大帥某駐兵於此將剪伐作薪樹下住黃嫗老且貧又無子時烽火載道斧斤在門嫗抱樹而悲涕下成血將士憐而止役夢一角巾少年拜謝曰感爾大德願爲姥子唧環結草報有日也嫗每撫樹而悲曰是卽我之香火裔金陵有藥肆主人李公位生嬌女一名婉姑貌淡雅性貞靜韋布荆釵不殊仙偶年十七矣待字深閨而未得良匹忽有秀才至操魯音頗備儻自云槐姓從者呼爲相公殷殷具羔鴈調願依宇下爲懸壺計公始謫相公工青囊非僅事黃卷也允之而醫術頗神膏肓之疾斟酌輒愈贅疣之得厚澤立除遠近無貧富無老稚貴賤咸呼爲相公蓋越人有替身也年餘獲謝資千餘金遂與公合肆夜雨秋燈續錄

而利乃倍相公縫紵漿洗飲食調攝咸賴婉姑心德之公偶置
酒飲相公曰君年冠矣宜婚娶僕有愛女君所習見者願媒而
贅之老夫亦可以骸骨相託相公再拜曰蒙公蘭蕙下匹肅艾
翁德誠厚矣哉慚非玉潤愧侍水清耳隣有柏孝廉願爲月老
遂諏吉行合卺禮由是居甥館三載內外無間言伉儷亦殊得
翁遽捐館相公以半子爲嗣衰經執杖蹙蹙哀慟逾於孝子葬
事畢遂獨有其肆明年變生子二錦桃對襟玉刻雙璋其樂無
極又九年忽謂婉姑曰僕魯之涖甯人也幾謂爲此閨樂不思
故山矣家有老親草露風烟行將束裝歸以慰倚閭望卿有子
不爲寡有家不爲貧如三年不回卿自適毋輕化望夫石也婉
姑戀戀繼之以泣曰夫君居涖何處如春水方生而安艦不至
妾當携兒子訪君耳曰涖之城闔南官道左有黃嫗結草爲巢

者是吾廬也乃忽忽話別柳枝遽唱萍梗遂飄烟樹迷離神傷
不已三年黃犬之音終乖青蛾之愁愈劇燈花夜卜鵲語神占
彼藁砧兮竟不唱大刀環也其時黃嫗已年踰古稀鵲鍾衰朽
行將乞食是夜忽夢前角巾少年來稽首膝下曰兒遠遊有年
翌即報母恩幸勿交臂失明日婉果携兩子買舟艦二載什物
運重資來尋夫主走訊於泝之市上咸云此閭茂才文士向無
姓槐者倏忽間已至嫗門首問此間有黃阿姥否曰老身是也
誰家娘子下顧蓬門至此若何曰吾夫槐相公臨別時囑云家
在姥側乞指南耳嫗笑指槐樹曰卽此便是爾夫言已樹孔中
擲出衣冠靴襪婉視衣猶有己之針線跡蓋相公已仙蛻矣乃
抱樹大哭淚幾成斑如瀟湘竹云嫗又告以夢中朕兆婉收淚
再拜曰姥乃吾夫之母卽兒之姑也願依姑爲活呼其子拜嫗

以王母禮旋解囊出萬金卽於樹旁臨華屋奉嫗以居二年有客自長安來寄一篋至云相公在彼處作醫士活人甚衆頃隨赤松子游王屋山去託寄回茯苓一斤丹藥一粒婉與嫗悲且喜始知相公尙在人間也分服之嫗髮白轉黑婉姑光澤逾妍二子倍聰穎善讀嫗壽百有二歲始歿尙親見兩假孫掇巍科登仕版爲門閭光二子卽冒嫗姓爲黃世其家余游東魯方到沂遇芙蓉生邀游市廛見古槐尙在生指示曰此槐相公也余流連瞻眺見樹外護以朱闌瑩以碧石有豐碑屹然立上鐫壁窠書曰槐相公余意此往來蚩蚩者所共覩耳比到竟郡與諸幕府偶話及此曰樹旣蒼古碑字亦佳衆大詫以爲誣堅執爲有咸非笑之翌又履沂而詣故處則樹在而碑杳然紅闌碧石亦復烏有回思曩跡如在夢中或云相公有靈將索子椽筆始

示此幻相與是耶非耶

懊儂氏曰霜柯鐵幹無情物也乃涕上依黃則申烏養白門壻
李獲訂鸞儔固不待拋角巾寄丹藥而已知其爲情種矣跡雖
近妖然得情之正故河山更易而歸然獨存卒能享上壽獲令
名固也何其幻哉昔吾鄉北觀尾庵也庵有大銀杏一株亦數
百年物一日老比邱尼某師夢一少年拜別曰吾樹神也將託
生於姑蘇顧氏爲子名某字某某年入泮娶妻某氏生一子一
女某名年二十一歲仍歸去來永依淨土幻身枯槁乞師也調
護之師醒而默識明日視樹漸憔悴葉瞬落矣枝忽枯矣衆謀
伐之師禁止不許十九年師法臘已六十餘往朝南海歸道出
姑蘇姑訪之果有顧氏子如所云彼之生樹之枯日月皆吻合
見師至卽欣欣然與之和南宛舊相識見以妻子飯以蔬筍贈
夜雨秋燈續錄

以錢米意殷渥也師臨行潛告之曰吾春秋已享一朝殞謝誰
調護爾夙緣易子毋忘本來卽應曰諾踰年顧天逝而樹生矣
枯枝再稊彌覺葱蒨此事與槐相公相彷彿

柴秀才

秀才柴進明魯之沛甯人也年三十娶妻顧氏生子一家本儒
素歲歉無館阮囊久虛潛閉自耐閉門僵臥拚餓殍不妄干人
賴妻能紡織餬餬焉一日正攤飯眠北窓之破竹榻涼颼颼
然倏忽入夢見兩褐衣人薦至榻畔曰君秀才柴進明耶曰然
曰苜蓿告乏亦斯饑甚矣茲有閭家五相公慕君風雅願下聘
傳其兩公子脩脯之豐禮儀之隆非尋常比君其俯就焉曰此
鄉閭閥素無閭姓容諮訪而徐商也可曰去自知之無不如願
言已卽曳生起且出曰折簡之折固如是強與二人不甚了了

曳之行如飛出門數武卽迷路徑黃沙遍野日色昏黃瞬息間至一城關車馬鈴鈴闐闐叢叢人聲嘈嘈非涸之風景也旋至一署檠戟峨峨鐘鼓肅肅儀仗森森非涸之官廨也二人者始告之曰此冥王署君數合盡故誘之來緣生平無過不加繫維且小憩於此乞勿逸我輩入告主者庭訊一二語卽任彼優游無拘束較生人樂耳生至是始大慟追念妻子飲泣椎心而無如何二人入生視左列巨甕甚夥內貯茶湯色慘碧如泥漿一婆子司之凡男女老稚自內出者必掬飲盡飽而去殿上東西列大甕二內亦水東立一濃眉顴髻方其面者西立一秀目長鬕俊其龐者均紗帽紅袍貴官亦如婆之守甕狀惟未見一人飲之生私自移步小爲低徊潛詣婆子相顧大驚蓋幼時乳媼卒多年者婆子問郎君何遽至此生默無以對問湯何名曰此

迷魂湯也凡碌碌者飲此殿上所設者東名元寶湯西名智慧湯不易與人飲故有神司之正絮絮語忽聞堂皇屏風後大吟喝曰誤矣誤矣王所索者涸陽柴精敏非涸甯柴進明也舛錯至此直得撲殺二人看似又爭辨吟喝者且怒詈聲洶洶守甕之二神亦皇急詣屏後望生乘隙趨近西甕揭其蓋持玉瓢痛吸之仍蓋好因遠立其水清鑒影涼鎮心甘回香本頗解渴吻又欲飲哀甕用金瓢思致富急欲趨近而二神已出旋聞鼓吹鉦笛胥吏已鴈行立王者金冠繡服出而升座聞吏呼己名跪拜如禮王訊生均以實對旋以黑索縛二人出王拍案大罵褻衣與大杖髒肉幾脫生代哀之曰小人目不識丁或勾票筆異而音同耶乞恕之身雖冤死不怨也王色霽慰之曰爾誠仁恕卽此已見另呼二卒送生還人間再拜辭出猶聞王諭曰炎天

酷暑若渠尸未腐爾體尙生否則莫宥生偕二卒由他路歸入
門視妻子環經撫棺而泣親友白衣冠奠堂下生悲告之曰某
在斯無一應者一卒攬入檻具如木首有穴旋出而跌足曰殆
矣君尸已腐如何可生一卒曰不關我輩事曷仍携兒王遂幙
幙出門又由別逕走荒郊足痛楚呻吟不已視天色昏黑路旁
有小廬舍頗修潔一婆子背燈坐續腳二卒曰曷在阿姨家少
休止此行竟無一盃酒一椀羹非冤孽耶隨入視婆子乃守湯
之乳媼耳曰郎君何又來告以故曰此我阿姊之二子也非外
人且市盤飧沽村釀略盡東道誼二卒喜一於竈下然柴薪一
出提壺詣酒肆生問曰姥司湯何擅離曰我輩共四十餘人月
餘始當值頃已交接手者故得逍遙歸也曰爲人樂爲鬼樂耶
曰人有饑寒伺其身操作勞其形嗜好攻其性災患怵其慮鬼

舉不復有此生曰某敬聞命矣亦自願爲鬼雖有絳雪丹返生
香不服也但不知王者許我否婆子思度再四曰見王卽難料
私逸亦無不可少頃一卒持酒歸團團共飲勸醺頗殷婆子以
生意商之曰王明日出謁靈顯郡王數日始返乘此隙可潛往
東郊之樂樂城此中繁華如姑蘇我輩亦將有遠行量無害也
膳畢爲拂榻就寢雞唱起辭婆子如二卒言望東荒竄至城則
人家方啓戶晨炊猶未熟也路側有大剎趨入游覽則殿宇嵯
峨園亭曲折萬花紛其庭千吭噪其樹隨意所至無不賞心坐
一亭額曰嬌春聯云是事要隨緣看寂寂黃泉尙有曉風殘月
得閒還買醉歎茫茫白骨可憐碧海青天生技癢適某有筆硯
卽洒墨題素壁曰境僻居然隔軟塵幽泉誰與喚嬌春只愁蟾
魄昏黃夜綠慘紅愁看不真忽一少年角巾素履搖箠瀟然風

姿俊麗自後讚譽曰君高人也生謙遜愧鴉塗彼此聞訊少年
自云姓第五名誠青州人亦僑寄於此者言已拉生登市上酒
樓對飲傾談酬酢歡甚旋呼一姬至鴉髻盤翠鳳鈎露紅光彩
麗妙舉世無雙以纖指撥琵琶錚錚然唱斷腸之曲歌銷魂之
詞纏綿悱惻爲生侑觴少年曰此間名妓張阮阮也君頗屬意
否曰旖旎閒情吾輩難免惟僕也雲人無纏頭之錦奈何曰易
耳卽探懷出白蠟納姬袖生興發吟一絕曰鏡裏眉鸞畫未成
春山蹙損不勝情鸞飄鳳泊何曾慣偷下巫山山月明少年欽
佩亦步和曰瓊璧雕鏤粉琢成柳腰纖瘦動人情夜深踏月迎
蘇小一點流螢不敢明生卽索筆書之扇頭以贈妓妓於席上
亦時以俊眸傳情玉指搔腕生心搖搖幾不自主少年微察之
卽偕返妓家囑欸留夜合資不吝代償得暇再晤叙於此耳生

由是宿妓月餘如翡翠之戲蘭蓀如鴛鴦之宿池沼爰貼偎倚
恩愛百端私以少年間妓曰彼冥王之第五公子也姓云第五
簪言耳郎前所游歷卽王家菟裘王貴公子嚴潛蓄姬侍於此
幸勿洩洩則殆間妓來何所曰妾本縣令女因父貪婪冥罰到
弱息鵠之虐客之辱所難堪也言已珠淚墮羅袂生代以衣袖
拭之忽外閨鬨鬧婢子至云范太守公子屢招阮阮不至大
怒自登堂索甚急稍延卽擲案掀儿生勸女出女驚悸匿帷避
凶醜突牛其形而虎其貌者衝入叱惡僕拖女出且拳生生不
能忍戟手大罵公子命縛送公堂生云我秀才家非可以擅辱
者公子嗤之曰好秀才迷戀勾欄霸占妓女尙守臥碑者耶正
喧嚷而鬼差已至黑索在頸矣拉見冥王王問誰縱之使逸孰
誘之使淫生堅自承終不敢以乳媼與少年告王云汝至此本

苦冤想汝且入吾幕亦可以憲令文書相浼卽令一僮導入曲
室帷幄筵簋供具頗豐惟心憶少年高誼阮阮痴情刻不去懷
一日無但傷身世完僚池幻逐離戲誦一詞云誰能補媧皇遺
恨三生誤三生誤依香人影紅顏黃土泉臺冷落閑賓主琵琶
宛轉相思苦相思苦彩雲飄泊盡筵歌舞忽僮至大呼曰先生
尙倚聲耶王箸火起延燒將至大驚聞火聲拉雜已近窓牖急
携僮奔出視屋後高臺峨峨百尺聳出雲表登而避之甫凭石
欄下窺僮自後慕掀擲投不惻淵碧然一聲慄不知所之越七
日心頓爽神頓清自覩小手足臥繩牖中蓋已投生于邠州農
家矣大哭曰吾漸甯樂進明也其恨怨云若再言當殺汝遂絕
口不敢言是姓李氏世有隱德錫名曰言字曰勿言乳名曰秀
祖父在堂藉髮垂雪含飴弄孫秀三歲伏臘父入城買紅箋浼
父月水陸廣象圖

文人書宜春帖時祖方負秀於背視父以漿粘貼於戶移東對西不復聯貫秀失聲嗟然笑問何故以誤對呼卹學究正之果如所言學究與之開答驚爲宿慧曰君家跨竈之千里駒也十一補博士弟子十七舉賢書十九成進士外授陝之某縣令娶名家女貌端麗生子二女一祖享期頤壽父母健均迎養於署明年道遠至湫留存間前生妻子尙存子不肖乃迎前生妻而另宅以居上下通稱爲柴阿姥刊前生詩文集自序其首旋卓異并多冠而王父卒父母亦相繼卒遂回鄉賦遂初優遊泉石冷宦情焉壽花甲歿時告妻子曰吾厭爲人而樂爲鬼卒不可得行又遊太原爲武某子矣兩世光陰渾如彈指年少科第如再世之騰駕異前生之僊蹕十六年後汝等當往晤了宿因後卒不知果訪與否

懊僕氏曰柴秀才三世了了來去自如可謂奇矣惟平泉花木
不乏舊雨勾欄粉黛尙有情雲昏昏夜臺殊不寂寞特恐淫昏
之公子村蠻蠶蚶又欲以勢利壓窮措大耳爲之擲筆三歎

五升

海州李氏年六十生子誕之日有道士詣面長髯鬚焉在戶與
以白粳八斗猶不去曰君家麟喜乞以充閭示方外或可知其
休祥抱示之曰誠英物也將來國器值至二千石可卽以所賜
者爲名曰八斗俾才抗陳思而藐屈宋惟在官莫言升至五升
誠作對矣言已拂袖出固未嘗受其米李鍾愛八斗無比凡所
需者無不曲意承順奴僕稍侮觸卽輒笞驅逐冠蓋驕橫非烝
不淫非淫不樂年十九棄帖畔習騎射補武生父母相繼卒生
遂結匪僻黨吏胥掌勾欄而益無忌憚矣靈臺山麓方氏園圃

向多慙人相戒不敢居時有歎人端木孝廉來遊愛後苑一閣
額曰梅塢宏麗軒敞花木扶疎謀於主人將僦以避暑主人素
器重不忍拂破扁鑰爲掃榻焉是夜寂然明夕孝廉方倚劍拂
塵秉燭觀史聽村柝登登甯三轉忽香風四流笙簫疊奏環佩
璚然達於戶外俄頃數十女子皆娉容修態擁一麗人珊珊自
外而至孝廉知有異急問誰何麗人曰司上清秘笈女謫仙也
爾是何人敢近閨闈孝廉自陳來歷麗人搖手曰端木先生長
者何敢相擾我輩去休乳燕嬌鶯笑語四散孝廉晨起卽襪襪
他徒潛以告人生聞之笑曰書痴不了當若僕也遲之早入壻
鄉矣衆大慙遂潛往宿焉冀有所遇是夜方午果聞鼓樂聲
呵叱聲革履橐橐聲連廳得得聲自樓而下窓窺之見男女多
人簇擁至廳事一麗人端坐於寶榻之上樂闋護衛班立莫不

肅然麗人忽怒曰聞端木先生已遠遷何物犬奴亦來窺覷而
且一團邪氣腥臊逼人速勾致勿逸有二虎頭男子果持鐵銀
鎗破扉繫生出叱之跪伏麗人數之曰張載左太冲故壘鄉安
且遭瓦礫婦人唾汝一無賴齷齪賊乃亦窺犯仙符耶律當斬
首無赦階下噉應三尺鋼鋒已凜然在頸奇冷如水哀嘶乞命
麗人曰殺之汚吾刃然薄懲究何能貸叱擲階下杖一百果有
兩豹首人已褫其衣舉白梃將落忽一絳紗美女子搖手曰莫
打莫打頃按圖籍渠尙有一乘宮轎四面雕闌出頭露頂時也
麗人笑而起衆擁之登樓遂杳生繫衣假寐堂下聽村雞唱晨
光動始踉蹌而歸每爲人縷述猶揚揚得意以爲雖受階下辱
然騰達有時仙人終不敢予侮會歲禮幾人相食生揚言於衆
曰李八斗在公等尙憂殍耶問何術曰富家倉箱慳以售奇貨

自居彼穀卽我穀耳乃響應執器械告貸於饒裕之家雖求實挾咸畏其橫不敢睚眦之有寡婦戚氏饒於資積穀甚豐生貸之未允生笑曰阿嬌飽欲死吾輩饑欲死若有小侮犯能勿悔耶明日率匪衆持火具蠟集其廬瓜分其蓄罔乃空焉婦慙極潛詣城去訴於邑宰曰不殺此輩寡婦以頸血濺階石矣宰曰諸卽購緝謀致之有名捕黑風素與生狎不爲防一日載酒詣生飲旣醉告之曰繫狗村喬氏二女皆絕色曷乘事機假貸穀謀奪之願以稚者爲君婦風流周公瑾端不懼銅雀春深也曰諾乃於深衣袖刃隨黑風往經深林捕弟子羣出執生縛以組曰某何罪曰宰官待子久矣問誰人首告曰君家寡婦遺折簡招耳天明至署宰出訊諸姪堅不吐實叱以細荆鞭其背血肉交飛惟哀呼曰武生求大父母武生求大父母鞭下如雨惟連

呼武生武生不已一役謔之曰爾究竟掠穀若干石曷明告長官爾五升五升添至何時方已耶聞者莫不捧腹生熬刑萬不能忍遂歷歷承認共爲盜十次共掠穀二千石宰怒以木榜書罪欸鳴鑼擊鼓命自呼於市然後以跣枷木籠而畢其命始恍然悟道士狐仙之語皆預知也凡鄉曲無賴子貌赳赳矜青青者聞之稍稍斂其跡

澳農氏曰仙人預知何不明告而乃以隱語藏頭露尾若諷若嘲亦謔而虐矣狂且不自警惕不能修省猶揚揚得意殆至酷刑畢命始恍然悟仙人之誑已也何其愚哉迄今海濱劇盜多出世家誠不可解

啞泉

揚州言生名本虛字乍台狂傲成性豁刻寡儔其母夢與山膏

交媾而生既冠嘗謂讀書工制藝者若不以狂言壓倒元白恐
白腹豎子輕易成名誰解奉青衿若帝釋天尊耶一時與之遊
者雖老師宿儒咸遭其虐或面斥人過或背譏人短或以蜚語
譏人閨閫或以考據抑人才華每逢元旦必焚香禮天誠設誓
曰某三百六十日中若有一時不詈罵一事不輕薄鬼攝吾魄
雷擊吾元無悔也然見大賈富奴必阿諛諂諂惟恐不工見艷
妓嬖倖必垂涎設策惟恐不至其卑鄙又如此時將館於饒肆
苦遷延盛夏晚涼散步西郭暮雲在樹夕照岬山信步所之忘
其遠近忽一蓮輿飛至中坐一十五六好女子褰簾斜睨露皓
腕如玉鬢髮如雲尾而行之夜色昏黑已在西山狂風忽起頓
非人迢方疑慮間有青衣數人籠燈而至曰言先生耶棄冠簪
而友麋鹿厭城市而好邱樊小築荒蕪頗稱雅潔知先生邗江

名士擬屈玉趾爲蓬舍光乞降臨焉言已拉之同行逕僻林深
旋入一第房宇不甚高敞而綬曲精緻艷夢翻階修簷拂檻有
臺有閣不亞不丹蓋隱居而華構者也一老婦立燈光中綠紗
韜髻白髮星星饒有道氣見生歛衽曰名流下顧草野何榮生
拜問邦族云白氏家本隴西先夫子宦於朝以彈劾遭仇家害
焚焚孤寡遁跡山林幸宦橐頗盈賴供饘粥言已涕下旋呼進
饌味潔且甘導至曲房俾就寢息縹緲滿室文具精良一婢來
施枕簟問此何所曰女公子善齋耳聞徵請何意曰不知乃祗
何趾而去明晨起之廳事見老婦已先在離婢環侍舉止大家
置酒告生曰弱雛失教擬以西席漁先生榛栗所不惜幸勿吝
春風而以孤嫠見棄實惟盛德生自負曰脯迪後進舍某其誰
但不知受業幾人乞母也明告曰身有一女名曰辨才一甥秦
夜雨秋燈續錄

家郎長女一歲名曰仍吉請趁良吉授以一經免慙忘所事酒
闌呼女與甥出拜女偏髻靚粧丰融綽約諸生微笑若舊識蓋
卽昨夕車中人也察郎年甫垂髫飄山飄服美如冠玉又疑羊
車中曾見此人二子均天顏慧絕書過目卽了了而生則竟日
以帖括啜晤席飯土羹弟子竊笑二子幼相處兒時嬉戲兩小
無猜乃眠食與共母嘗笑曰好一對能言鳥如解語花也自是
食同牢讀共硯益相憐愛儼小伉儷焉生微窺之頗懷妬忌一
日私以婢子乞於才才笑而不答又嘗與秦郎論古今舌鋒屢
屈益懷隱恨故每見其竊竊耳語僂倚送情必僞作正士貌施
呵叱均笑置之會中秋老婦携婢子赴隣人湯餅會郎得隙託
故詣內闔示才以目才亦逡巡去生僞爲不知者驚行鶴步趨
入晚之則郎與才方交頸比翼互抱效于飛嬌喘燥音雲情正

熾聞才顫聲曰耶何急急兒終是秦家婦能落他人手耶耶恣情繼繼且小語曰追不及待妹也生心旌搖戰慄以咳唾比趨出而二子亦隨下無色惟紅潮上頰粉汗縈臙冶容猶未能斂生略責備以笑曰兒女之愛無所不至於師也何尤曰入告金萱尙口強否乃拜倒雙雙求師遮蓋且問所求生嚙嚙久之赧赧然曰易耳才夫我面吉兄我當無語秦郎微笑而起曰今日之事請自隗始艾豕之嘲人之醜兮餘桃之惠君所甘否乃笑頷其首曰三更月上當於木樨亭下一晤比夕銀蟾東升花影在地生入園見羅施雙丫髻綠羅衫吳縞襖笑以綈扇撲流螢見生至趨就迎迥藉草爲褥方狎暱解鈴郎大呼有賊且施拳勇雥視其人乃夜巡擊柝之烏大也烏以爲奇辱生叩頭謝過猶喧呶不已洵洵達內閣婢出曉暘始休生大羞懼神魂欲

圖

飛心胆幾裂晨見二子雙至若無事者然俄頃出才近生小
語曰那惡作劇心甚不安兒有家釀願進一觴爲師也屢驚今
夕佳期近已生笑允之女呼婢果以酒至媼而獻禮盃中清綠
可鑑碧眉一吸而盡味極清潤忽胸若有物梗卡於中痛極狂
呼物躍入喉際噤噤才笑而退潛於老婦前曰人之有師原
步其行也資其訓誥師無行且病噉幾見舉比座上有登徒子
與醉鬼之耶老婦曰然乃盛治湯召坐出而饒之曰屈君久矣
曷暫回瀛第乎生默不能對乃酬以脩羊跨以牝蹇比出山蹇
蹇逸生噴地愠然回望香巢已失所在惟荒苔虎跡鳥聲啁啾
而已兩階奔回一家歐陽生以手指口嗚嗚嗚憤激成病臥
榻頭角一荷衣道士自謝和緩遵迎視之曰子所遇者鸚鵡秦
吉公之精靈也子所飲者壞智慧導狂疾之毒泉也非替薩楊

楊枝水飲之不能瘳生痛詆竺乾立命麾出當生之館白氏也
人以爲適仇人戮其妻已竊與隣子私至是盡藏其筆硯收其
刀械白晝青天公然導隣子入帷生大怒將擒而治之隣生驚
起驚騰一足中生胸吐鮮血殷然倒地家人問狀不能語誰何
惟以手搥心呼荷荷而死妻遂醢

懷儂氏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然覩其諷波若問上皇似是有
情而於言生何無情哉然則狂且喋喋動則傷人彼鳥有知真
先世曾身受其害者乎不然何報之毒也昔有某甲以訓蒙爲
業而能媚居停主人人多邀之主人婢頗麗頻承命送茶湯果
餌於甲甲艷之每見婢至必躡足拈髭痴笑吟哦曰春色惱人
眠不得婢不解然厭其頻煩潛告於主人曰西賓可笑詩究云
何解曰爾莫問究竟若渠再如是汝第對云月移花影上闌干

翌午婢至甲又吟前句醜態畢呈婢如主言吟句而退甲大喜
趨曳婢袖曰爾有情耶乞救吾命爾繡榻設於何處婢以實告
返又以狀白於主人是夕乃匿婢他處主人裸體眠婢榻甲果
魑魅至榻畔曰花影來矣月安在耶主人捻鼻作嬌聲曰月固
在此速上闌干甲掀帳撫摩騫觸主人勢硬如鐵堅如杵矣卽
騰起執之問誰何甲知爲婢所賺乃哀告曰頻年芻豢報稱殊
難知東君有斷袖癖願以後庭奉獻主人笑曰先生休矣僕病
未能也噫師道最尊亦何無恥俗諺有云鑽天求弟子遍地出
先生言者寒心聞者勿罪

張侍御

明季吾鄉有侍御張公吾母之四世祖也忘其諱髫齡善讀貌
岐嶷有鬼自嘗如廁有小鬼長尺許體短臃腫如冬瓜而尖首

銳如欖橄果陳百戲於前公笑以手撫之曰小兒乃小頭鬼應聲曰大人真大胆又六七歲時日則出就馬帳夕則入侍鯉庭其太翁偶患渴命公提壺詣肆索茗時街柝已三下公不敢違步皓月忘籌燈許久始返太翁問何晏不語面有怒色以甌奉茶畢曳關又出太翁尾而瞰所往則詣一本街土神祠拾斷甕插朱門怒罵狂呌曰爾血食一方所司何事乃容鬼魅侮書生耶行將火爾廟毀爾像劾爾職滅絕爾香烟太翁自後叱止之携歸問狀曰頃自茶肆瀟茗回月色昏黃中見一大鬼猙獰其貌歸藐其體雙耳纒豹皮袖口牙牙髮鬚目光閃閃宛與月門瓦然坐人家屋瓦上跼足置對面屋簷含笑伸指使兒出其膝下兒叱之不爲動擲以石亦不動無已姑從膝下出故憤憤耳太翁大笑撫之就寢乃潛詣神祠意爲孺子禮而謝罪聞祠

內正敲扑呼號慘楚神拍案大罵曰他人且不可況張侍御耶
翁歸私自竒異而公果穎慧早年掇科甲官侍御屢抗疏劾大
閹權姦側目有直臣風焉又嘗策蹇走南山暮色中見兩鬼旋
面血口鉞髮及眉聯臂跼蹐而至意在抑揄公故以手掩面作
頽唐狀姑覘其變鬼至冷氣侵膚泥沙屑屑塞嘶鳴將伏公驚
以真面示之鬼大驚呼叱曰張侍御耶速退相曳急遁誤絆蓬
顆連連頃跌頭碰石上鏘然有聲數武外猶且跌且走公見之
大笑不已

懷儂氏曰路遇正人見而却走蠕蠕索索猶知敬賢何世之人
以少凌專以賤凌貴而絕無忌憚耶胆大猖狂直得令社公打
殺

夜雨秋燈續錄卷一終